



北国风

岁月
雕刻

江畔老厂

□韩兵

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在我家楼前坝下有道宽宽的江,叫嫩江。“齐齐哈尔”,达斡尔语,“边疆”意。1125年建城,“扼达之要冲,为诸城之都会”,康熙38年为黑龙江省省城,前后255年。

据考,早在一万年前,齐齐哈尔地区已有先民生息繁衍。他们沿嫩江两岸而居,以渔猎为生。“嫩”,女真语,“碧”、“青”之意。源出大兴安岭支脉伊勒呼里山的中段南侧,齐齐哈尔位于其下游,河曲发达,两岸平阔。

在我出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齐齐哈尔就有许多国营大厂为中国制造着钢骨铁架。我的爸爸就是第一机床厂203车间的工人。

爸爸说我是晚上六点整出生的,当时住在龙沙区一个叫做黄沙滩的地方。碧血黄沙,这是我现在唯一能联想到的词汇,有些壮怀激烈。因为属狗,后来有老人说我道,六点天黑了,马上就要守夜了,劳碌命。

那时老家的风很大,每年天暖了就要像怪兽一样跑出来昼夜鸣号。奶奶照看我们姐仨,偶尔出去被大人抱着,脸上蒙着纱巾,邻居们笑着过来要看“羊毛卷”。

邻居们都住第一机床厂四宿舍第十一栋大楼里,其实那时这家家属区很像一个沿江的村庄,据说这十一幢大楼是早期建设的,朴拙结实,冬暖夏凉。从记事到我十四岁那年搬走,从没听到过有哪两家邻居争吵,如果两家的小孩子打仗家长知道了,那么一定要责打甚至罚跪自己家的小孩子,而任何一家包了饺子,也都需要送对门或近邻一碗,否则会被楼上楼下笑话。

我家所在的楼有三个单元,我家在中间的楼梯口二楼。大楼从一栋到十一栋,一直排到江边。而十一栋大楼前,就是我们称为“大坝”的江堤,嫩江水是平缓的,泛着蓝色。

冬天江面上冻了厚厚的冰,冻了冰的江面坚韧如钢铁,积雪后可过马车和行人。我曾抠开积雪趴在上面使劲往冰层里瞅,仿佛一块巨大的墨绿色玻璃砖,颠倒的乾坤里连我的倒影都没有。

夏天,男孩子们整日在水里嬉戏,远远的裸着,像油光发亮的泥鳅。早起可以捡到翻白的小鱼,那是穿着水衩在突突作响的铁皮船上打了一宿鱼的伙计们散落的。朝阳下,有个老者在寂静的江弯处搬罾,一罾下来,银光闪闪,细鳞啪啦地惹来拿着小桶的孩子们。我们拿着小罐头瓶远远看着,不敢往前凑,怕水边紫色的大蚂蝗粘到身上。偶尔捡到几个蛤蜊,装在小瓶中回家看它们慢吞吞地起承转合。

北方“五一”后柳树才冒出花生大的鹅黄小芽,小孩子们从干涸的江心处一个杈作小桥的水泥管道上经过,两边近水的地方踩上去软得像妈妈发过的面。对面走来的一群男孩中有个最漂亮的,我赶紧躲到伙伴身后藏起来,过了小桥,一头扎到沙堆上疯玩,才忘了刚才是惊险的张惘。

江边坝上靠近十一栋大楼的地方,有棵大杨树,树下是奶奶和邻居媳妇们唠嗑做棉被的地方。坝上许多家挖了菜窖,储存过冬的土豆白菜,后来来了一个推土机把菜窖都压塌推平了。我曾眼见尤迪的爸爸,一个二十几岁的体育老师,把推平的地方挖开,抱出两个大西瓜。沿着江坝走不到十分钟,就是龙沙公园四号门,每个星期日,我们一家人都要打扮整齐,去公园从早晨溜达到晌午。

龙沙公园始建于1907年,是一座百年古园。时任黑龙江巡抚的程德全慨叹“塞北无佳境”而兴建此园。里面花卉动物、亭台楼阁美不胜收,而标志性建筑是望江楼。始建于1908年,位于龙沙公园劳动湖东畔的假山上。周树模张朝墉在南墙外,凿沟引人嫩江,在沟西侧覆土为边山,在山顶建一草亭,初名未雨亭,登亭望西,江水波光粼粼,岸边绿树成荫。

公园有个花坞,当年只有母亲认得匾额上的这个坞字。我小姨的姨父是管理员,我们全家人都得以进去随便参观。里面都是各省甚至国外的奇花异草,潮呼呼,黏塔塔,有的像蛇一样盘绕好长,散发出厚重的香味。登上望江亭,游过花坞,才算真正领略到了龙沙公园的妙处,回去和邻居们才有谈资。

当然也有各种动物,丹顶鹤和梅花鹿居多。有只小鹿腿瘸了,我曾喂过它沙果。丹顶鹤喜欢凑成一圈仰着脖子冲天叫唤,后来上学才知道,这叫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当时以为他们在仰脖消化刚吃的小鱼。还有骆驼,开春时总能见到一些阿姨拿着长长的钩子把骆驼脱落到地上的毛勾走,姐姐说她们要回去织毛衣。转过我的母校一厂一小,就是一厂俱乐部了。俱乐部旁边有个牧场酒家,也卖啤酒。我小舅母最漂亮的妹妹小华姨曾在那给我打过啤酒,家里来客人我负责拿着塑料桶去打啤酒,一毛一斤。牧场酒家几个字是当时唯一用闪烁的电子管做的,老师说那叫霓虹灯,里充的是“氮”气。每次去打啤酒,我心里都要念一遍“氮氖氩氪氙氛”这几个惰性气体。

离家近三十年,我几次梦见过这条江,只是不是蓝色,而是流沙金色。同时我梦到旋转的星空,南极北极和洋流回转图,却是江水的蓝色,上面钻石般繁星点点。如今,每次公出回老家,我都央求姐姐和妹妹陪我故地重游。她们以为我是来寻故事,其实我是想找回故事里的自己。从大楼走到江边,老树犹在;看两岸万家灯火,竟不知身在何处。某年某月的某个落雪的晌午,那洁白如银的江边雪地上曾有两对同样洁白如银的脚印,往事经年,脚印早已被岁月的江风湮没了,甚至话语,甚至诺言,甚至姓名。只有月下的嫩江水在缓缓地流淌着,讲述着有关成长的故事,宛如一曲悠长的乐曲。



传承人莫金忠(中)、莫英才(左)郭德才(右)在录制专题片。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位于嫩江西岸,幅员面积37.5万平方公里,属于达斡尔民族聚居地。经考古研究发现,6000余年前就有先人居住在这里,该区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深厚。70年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有声有色,特别达斡尔族传承项目丰富。“目前,我区已有市级以上非遗项目15项之多。”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文体旅游局局长金成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中国家级两项《罕伯岱达斡尔族传统民歌》和《达斡尔族传统婚礼》;省级非遗项目五项《达斡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斡尔族萨满舞蹈》《齐齐哈尔木板书》《满族花棍秧歌舞》和富拉尔基《红岸滚冰节》。



学生在演唱“罕伯岱”传统民歌。

居住在罕伯岱村的达斡尔族人

富拉尔基地方志记载,清代顺治6年(1649年)由于外族入侵,居住在嫩江北岸的达斡尔族人,开始大量迁徙到富拉尔基,并在现杜尔门沁乡形成定居规模,罕伯岱村是达斡尔人聚集的村落。居住在罕伯岱村的达斡尔族是一个智慧、奔放的民族,“达斡尔”意即“开拓者”。达斡尔族人民自古尚武强悍,素以热情好客著称,达斡尔族的村庄别具风格,多数依山傍水,房舍院落修建得十分整齐,一幢幢高大“介”字形草房,既古朴又大方。富拉尔基区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

来到罕伯岱村,就一定要坐一坐勒勒车。勒勒车又叫大轱辘车,是游牧民族传统的交通工具。达斡尔人经常把勒勒车串联起来,一个人能驾驶七八辆,这些车走动起来,活像一条游龙,适于穿山越岭,可载七八百斤重。抛却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便捷与舒适,以轻松和宁静的心绪乘坐勒勒车,能切身感受到从远古流传到现代的达族文明。

每年的正月十六是达族人传统的节日抹黑节。传说,这天“五谷之神”要下凡巡视,人们互相往脸上抹黑,是为了祈求五谷之神不要把黑穗病传到人间,使小麦丰收,百姓平安。

要价值,金成日说,这一民族瑰宝首先有利于我们研究游牧民族的起源、发展、生活方式、心理活动情。

其次是探索研究嫩江流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对于中国北方民族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和艺术学等方面研究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不断提升非遗保护工作新水平

“我区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配备两名专职人员,专门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挖掘和申报工作。”金成日说,多年来,富拉尔基区坚持“应收尽收,应报尽报”的原则,使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不存在盲点和空白点。另外,乡村、街委全方位参与,均成立相应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协助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走乡入户、调查发掘、收编整理。

富拉尔基区坚持每年开展一至二次传承人经验交流会,使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同时针对部分传承人理论知识不够的现状,把他们送到有关大学深造学习,使其能够在传承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期学生传承人培训班。

几年来,先后送郭建忠、莫雪银等传承人到大学深造。这里还成立了罕伯岱达斡尔族民歌传习所和罕伯岱传习所,每年办班至少3—5期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他们还采取成立乡村文艺演出队、走进校园组建学生传承班。省级非遗项目库勒村“满族花棍秧歌舞”在后库勒村学校开办传承基地,全校学生都学会了花棍秧歌舞,成为学校课间活动的一大亮点,为花棍秧歌舞提供了后续传承人队伍。棍秧歌舞两次应邀参加了江苏省宜兴镇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和第二届“连厢舞”大赛,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

省级非遗项目“齐齐哈尔木板书”传承人安太义先生坚持常年办班,多次到全市各社区巡回演出。2018年,富拉尔基区达族民歌传承人还参加了中日韩等10国交流演出活动。

多角度融合搭建非遗保护平台

“近年来,我区以‘红岸滚冰节’为突破口,坚持把非遗项目多角度融合。做到了拓展内涵,深度融合,搭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平台。”金成日说,富拉尔基区秉承把红岸滚冰节做为文化产业的理念,以民俗文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扩大滚冰节的规模,以此拉动全区经济效益逐年攀升。经过政府多年引导和打造,目前,“红岸滚冰节”已经从一般的民俗项目转变成整个冬天冰雪季的旅游项目。

金成日 本报记者 毕诗春摄



罕伯岱村达斡尔人。



岁月回响

草明在龙江

□冯前明

今年五月的哈尔滨,群树枝叶把整个天空染成了绿色,丁香幽然,沁人心脾。黑龙江邮政博物馆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就是著名作家草明的女儿吴纳嘉老师。吴老师为完成母亲的夙愿,此行向黑龙江邮政博物馆捐赠了《草明文集》《草明画传》,她还带来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1946年冬,草明与东北邮电管理总局的干部,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这栋巴洛克风格的经典建筑前,合影留念。这栋建筑如今正是现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馆舍。草明(1913年至2002年),原名吴绚文,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开拓者。她亲耳聆听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任政协第二至第七届全国委员,出席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她以一个革命作家的高度使命感,一直扎根在广大工人群众之中,热情讴歌伟大的工人阶级,透过《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和《神州儿女》四部著作,忠实地再现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正好也构成了新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史。草明成为投身到工业战线、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典范。因此,上世纪80年代,她曾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46年10月,嗅着黑土地上寒冷、清新的空气,来自延安的女共产党员、著名左翼作家草明,奉命接收哈尔滨市邮政局,并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据相关资料记载:上级要草明帮助哈尔滨邮政工人成立邮政政工工会,她就一心搞起职工工作来了。当时,受了14年日本统治的北满工人,连“工会”两个字还没听说过,草明把那些思想落后的职工登记了,然后搞了个学习班,让大家上大课,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共产党和毛主席如何领导人民解放翻身的事实和道理。

草明拿钱为他们建了个食堂,解决职工午餐问题。职工们认为共产党关心他们,为他们解决困难。大家很高兴,这件小小的事,竟能引起很大的反响。邮工们从斗争和互助中懂得,只要跟着共产党,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汉奸、粮霸、坏人奴役欺凌他们的日子就结束了。1948年12月10日,《东北日报》刊登了“哈市邮政职工献金支援前线”的消息:“哈市邮政职工于六日召开全体大会。誓以加紧工作,热烈献金以支援前线,当场捐献七千五百二十元。”

1947年5月初,按照东北行政委员会安排,草明乘车到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报到。到镜泊湖半个月后,经过调查,草明在电厂党支部支持下,给职工们办起了学习班。她讲政治也教他们写信、作文、算数,她发现职工们最爱听的是讲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事迹。

从工作中,草明慢慢摸索到如何才能得到职工的认可。老工人邹师傅给她讲了发电厂职工辛酸的血泪史,以及为了响应东北局号召,奋力修复工厂、保证及时发电的过程。草明感到,邹师傅与老邮工是同样的工人先进典型,都有可贵的品格,都有爱国爱党的鲜明态度。不满三十岁的厂长宋鸣岐告诉她,当年日本人把中国人当奴隶,不让工人进技术室和办公室,怕工人学技术。现在共产党来了,工人做了主人,热火朝天地推着车轮前进吧!

草明还动员职工家属自己动手,种菜、养鸡、喂猪。星期天大家的生活活跃多了,家家户户都张罗贴“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工人们还唱起《东方红》《解放军的天》等歌曲,连小孩也唱。歌声冲破了寂寞的山谷。

上级来了新的命令,草明又离开了镜泊湖,离开那些可亲可爱的人们。工人们叮咛着:“您可得再来呀!”草明舍不得离开工人们,这时她对工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电力是工业的基础,没有电,机器就不转,电就有了光明。

1948年春天,在东北局召集的文艺干部座谈会上,草明介绍了自己在镜泊湖电厂的生活经历。周立波、马加等著名作家鼓励她说:“写吧,写工厂很好啊,我们等着看!”

草明苦思了两天,下定决心,写小说,写受了14年奴役之苦的工人,如何欢迎共产党,如何把爱和力量都献给国家和人民,献给解放全中国的事业。想到这里,镜泊湖的干部工人浮现在她脑子里,仿佛大家在鼓舞她:“写吧,写吧!”

苦斗数月,草明的小说《原动力》由光华书店出版,赶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那一天,送到了代表的手里,人手一册。《原动力》成为第一部反映工人勇于献身工作、迎接全国解放胜利的书。

后来郭沫若看到《原动力》后,给草明写信,认为内容很好,“以你诗人的素质与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综合了……”

茅盾认为这是第一本写工人的书,并说,《原动力》是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草明还收到毛主席秘书写来的信,说毛主席看了她的《原动力》、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很高兴、很感动。这封信她一直保存着,后来交到党中央文献馆去了。

草明对工人阶级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她先是参加了哈尔滨市邮政局的接收工作,后来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工作较长的时间。从1954年起,她把户口迁到鞍钢落户,而且一蹲就是十年。这让我们想起为写出农民的真实情感,另一位著名作家柳青,扎根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正因为与土地和农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心中有根,柳青的《创业史》才会成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

吴老师告诉我们,母亲从抗美援朝到“文革”之前,共向国家和个人捐款六万余元。其中多一半捐给了电工和家境困难的工人。而她深知女儿生活困难,却从未主动给过钱。1934年,女作家白薇送给草明一条绿色连衣裙,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穿过的一件连衣裙。

1992年,草明又回到魂牵梦绕的镜泊湖发电厂,参加发电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她本以为厂里没有人记得她了,谁知她一下车,有位六十岁左右的妇女一下把她抱住,急迫地问:“你还记得我吗?”“模样认得,只是叫不出姓名来了。”草明答道。

这位妇女抱着她的双肩,絮絮叨叨地说:“你怎么不认得我,我是小董呀!我可记住你。当年你给职工办学习班,我在窗口偷看,你第一课在黑板上写了‘中国’两个字,第二天你在黑板上写了中国共产党就讲起来了,第三天你讲了毛主席的故事……”

她指说不出的那个男同志说:“这就是我的老伴,是当年厂里的司机。”那位司机应声走过来,握着草明的手,提醒似的说:“你的《原动力》也把我写上了。”

革命作家草明在黑土地上的创作和实践,证明了与人民相结合,关键是感情的转变。草明以她不满1.5米高的瘦弱身躯,却与电塔、锅炉、火车头打了一辈子交道。她一生不变的、不褪色的,是和工人建立起来的感情。